

科研院的后院

刘新海◎著



刘显彪忍受不了杭州的潮湿和闷热，他多次向领导打报告要求调回沈阳，甚至把信都写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局去了。在北京中转的时候，像是把南方潮湿闷热的外衣脱掉了一样，感受到了北方的干爽。然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研究院

100

www.pearsoned.com

科研院的后院

刘新海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研院所的后院 / 刘新海 著. —北京: 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39-1697-4

I. ①科…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1875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科研院所的后院

KEYANYUANDEHOUYUAN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刘新海
责任编辑	程旭
封面设计	北京七彩玲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廊坊市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4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697-4
定 价	22.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科研院的后院

1



刘显彪忍受不了杭州的潮湿和闷热，他多次向领导打报告要求调回沈阳，甚至把信都写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业局去了。在北京中转的时候，像是把南方潮湿闷热的外衣脱掉了一样，感受到了北方的干爽。然而他的内心中又开始有了干爽后的暴躁。他发现口袋里已经没钱了。无钱寸步难行。他往脑后拢着那浓黑的大背头，再擦擦花边的眼镜，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又两手空空，真是一筹莫展。老婆江明芳又犯了倔脾气，木头人一样坐在那儿，任凭他软磨硬泡，好话说尽，江明芳就是一言不发。

江明芳挺个大肚子坐在包袱上，孕妇的邋遢相并没有影响她的发型，她的发型泛着小卷花，层层浪花透着她的刚毅和坚决。7岁的大儿子刘子彪和六岁的女儿刘显丽像两个小乞丐一样围坐在江明芳的身边，东张西望又惊恐万分。不知道是接着坐火车，还是就留在这儿了，未来是渺茫的。东北的寒冷是刻骨铭心的，她不想就这样子回到东北去，像是闯关东的人一样，落魄又无可奈何。

刘显彪连哄带骗，软硬兼施的伎俩不管用了，又马上搓手跺脚地对江明芳说：“再不走，火车就开了”。就好像他的这声吼就是火车临行前的鸣笛，是不可抗拒的。

江明芳一手拽着一个孩子铁了心地回答：“要走，你自己走，我们娘儿三个肯定不走了，回东北能怎么样，能有地方住是怎的，没两月老三就要生了，回东北冰天雪地地回去干什么？况且从沈阳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到杭州，我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工作，就靠你一个月那点钱，再这么走下去，钱都给铁道部了。我就不信，你一个八级工，留不下北京。”她的埋怨似乎就是铁轨的延长线，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到郁郁葱葱的杭州，她唯一的收获就是肚子又大了，又要添一张吃饭的嘴了。她已经厌倦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她想安稳下来，安稳了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况且这里是首都，天子脚下的地方，谁还愿意舍去？她的肚子里面不只是有未来的老三，还有怨气。

刘显彪哑口无言，脸色铁青，额头上的青筋都要崩出来了。他不可能一个人像丢

盔卸甲一样地回到东北去。现在他明白了，老娘们儿要是急了就像是趴在草丛中的老虎那样，既要休息，又要等着夺食。他忽然感到，原来说的猛虎下山中的虎，都是母老虎。转念一想，也许老娘们儿的话还有一定的道理，现在这种状况回到东北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早知现在，当初何必要从哈尔滨去杭州呀！他仰天长叹，破釜沉舟般狠狠地说：“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我到部里去借点钱，看行不行！”他忐忑不已，部里都是领导，谁能认识我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2



江明芳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她坚毅的目光宛如一潭深水，深不可测又毅然决然。她已经抱定了信念，就是被警察当盲流给抓起来，也决不回东北。杭州的潮湿、闷热，说话像稀饭一样连汤带水的软绵绵，她不适应，东北那呼啸的北风和鹅毛的大雪又让她恐惧。

刘显彪临危受命一般，左问右找，辗转反侧，终于找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办公地址。他望着灰色的办公大楼，庄严肃穆。他的心一下热了，心热的男人眼眶是湿润的。他的内心中开始犯起了嘀咕，领导能对他网开一面吗？犹豫不决又无可奈何。他直截了当地对门口的警卫说：“我要找工业局的领导！”

门口的警卫看着疲惫不堪的他，被问得莫名其妙。开始警惕地上下打量着他：个头不高，发白的工作服，还带着个眼镜，不像是个不良倾向的人。就例行公事地问：“您找工业局的哪位领导？”

刘显彪被问得发愣，他哪儿认识什么领导， he 现在是举目无亲。他不耐烦起来了，骄横地说：“我要知道找哪位领导，我还问你干嘛？”他的眼镜是花镜，本来就大的两个眼睛，从花镜中一看，更显得炯炯有神。他的眼睛是电焊给晃的，而且是苏联人给晃的，留下了中苏友好的见证。因此他总给自己打着气，我和大鼻子在一起工作过，还有什么可怕的。

门口的警卫不满意他的回答又似乎明白了，敢情眼前这位就是个胆大无心的主。眼看着他上火上的满嘴燎泡，眼睛血红，想必此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也就不忍再问下去了，就说：“您先到接待室等会儿，我给您联系一下！”警卫也是老百姓，他以心换心地想，但凡要是能自己解决，谁愿意找领导呀！眼前的这位还真是条汉子，眼看着驴就要倒了，可架还在那儿架着，像个爷们儿。

刘显彪有理般地气哼哼地进了接待室，屁股一沾那带弹簧的椅子，眼睛就不争气地开始打架。他实在是太累了，从杭州到北京，一路上的颠簸，咣当咣当的声音震得他要散了架一样，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扛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现在屁股下一软，眼睛就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男人的肩膀再硬，屁股也是软的。柔软的椅子给了他甜睡和梦想。

警卫在电话里悄声说着什么，突然转过身问：“那位同志您叫什么？”

刘显彪脑袋伏在胸前，鼾声已起，他睡着了。

警卫冲着电话说：“您等等，他睡着了。”说着放下电话，走到刘显彪的跟前，轻轻地推了推他说：“嘿，这不是睡觉的地方，您叫什么名字，领导问呢？”

刘显彪梦断难回，机灵了一下，站起来回答：“刘显彪，怎么了？”他的声音很大，好像把天花板上的苇箔震得直颤。

警卫哭笑不得，拍着他的肩膀往下按说：“接着睡吧，一会儿就有好戏了！”

刘显彪抹去嘴角的口水，愣愣地看着警卫，心想，怎么把我的名字对电话说完就完了，就让我坐这儿傻等着呀，他若有所思。早知道让我在这儿等着，我先上北京站，把那娘四个给接来呀，好歹这儿还能喝口开水不是。男人的心有时候就是一种牵挂。

就在刘显彪坐在那儿傻想的时候，接待室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和颜悦色地问着：“谁是刘显彪？”

不等刘显彪回答，警卫先客气地回答：“严局长，那位就是。”在警卫的眼里，工业局的局长亲自出马，看来眼前这位爷不是等闲之辈呀，难怪他气粗的像要把人给吹倒一样。只是别吃葱和蒜这样的调味品更能让人接受些。

严局长走到刘显彪的面前，面带着微笑上上下下地打量他，然后问：“你找工业局的领导要做什么？”严局长很魁梧，齐整的寸头，透着干练和果断。

刘显彪真没想到能把工业局的局长给找出来，他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的祖坟上烧了什么高香。他带着东北人的虎了巴几的劲儿回答：“借钱”。他回答的干脆利落，就好像工业局欠着他的钱似的。

严局长依旧微笑着望着他，心里却是一阵的欢喜，眼前的人真是个爽快人，还有这么借钱的呀。他回答：“借钱，可以，可你总得说说借钱的理由吧！”

刘显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他的激动就是他的光辉历程。他开始从自己怎么跟着苏联人学的技术，怎么在上海实习，怎么在沈阳参加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又怎么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到哈尔滨，又怎么从哈尔滨调到杭州，实在忍受不了杭州的潮湿，又要往沈阳调。他的经历就是一个从初学乍练到技术成熟的经历。按他的话说自己的技术

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还在北京站那儿等着他呢，而且他的身上已经蹦子没有了。所以才想起来，从沈阳调他到哈尔滨调函上的公章，好像就是盖着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业局的章，所以他就找到这儿来了，而且就像回家了一样，心里反倒豁亮了。

严局长认真地听着，始终微笑着，求才若渴一样。等他说完了，他才从口袋里拿出烟递给他一支笑着说：“刘显彪同志，你说的都是事实，刚才我们已经和哈尔滨那边联系上了，你现在也不用回沈阳了，就是你回了沈阳，也要把你调到北京来。你现在跟我来，一会儿我就给你安排妥当了。”他签了会客单子给警卫说：“我先把人带上去。”一张会客单似乎就要决定刘显彪未来的命运。他走在铺着地毯的楼道里，心反而虚了，这是咱能来的地方吗？这不纯粹是给领导找麻烦了吗？转而他又想真要是能给自己解决了问题，后半辈子不冲别人，就冲严局长的大恩大德也得甩开膀子干好呀！

刘显彪真没想到，老婆发狠的不走，反而给他带来了转机，他庆幸着时来运转。他觉悟了对女人附耳聆听的男人才叫真爷们儿。他被严局长带到了办公室，坐在局长外间的沙发上等着。就听着严局长拨完一个电话，又拨一个电话，反复地说这是国家科技建设的重要课题，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高级技工，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一会儿让我的司机把人先给你们送去，你们要先安排好人家的住宿，就是住地下室也得让人家有个睡觉的地方，然后先发半个月的工资，总得让人家吃饱饭吧！说完他挂掉了电话，来到刘显彪的面前说：“刘显彪同志，一会儿我的司机开车带你去接你爱人和孩子，然后送你去新单位，你就在北京安家吧！”他握着刘显彪的手在告别，温暖从他的手上上传到了刘显彪的身上。

刘显彪坐在老式华沙 204 的小轿车上，困意全无，顿开茅塞。他激动呀！他激动，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坐着小轿车从天安门广场上走过，那是多么神气的事情呀！车快心飞，北京就是他的家了。

车进了北京站的广场，刘显彪面带笑容地把老婆江明芳扶上汽车，这一刻的他是幸福和骄傲的。他又把两个孩子安顿好，这才坐回到副驾驶的座位上，端正了自己的身子后他说：“同志，咱们走吧！”就这简短的六个字，顿时让他觉得上下通气，精神倍加。他终于在老婆孩子面前牛了一把，带着小轿车来接老婆和孩子。他心里还在想着，当年武松要是碰见的是母老虎，说不定谁死呢！女人不只是头发长见识短，还是生命旅途中的定盘星。

刘子彪和刘显目目瞪口呆了，他们长这么大都没有近距离地看过这么高级的小轿车，没想到今天反倒是坐上了，对刘显彪的敬佩油然而生。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他们使劲地拉着江明芳，生怕汽车一颠，把他们俩颠到天上去。他们紧拉着她，他们朦胧

地感觉到，江明芳才是他们的主心骨。

汽车出了城就开始走起了土路，摇摇晃晃地就像是在海中漂浮的船在开大着马力向港口前进。卷起的尘土像烟一样随风飘去，让人既喜悦又惆怅。

汽车终于进了一个简易的铁大门，进门的时候，司机减慢了速度鸣了一下喇叭。刘显彪看清楚了，这个地方叫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科学研究院。嘿，他笑了，咱一个八级工匠，今天倒成了知识分子了，还跑到科学研究院来上班来了，幸福如泉涌到嗓子眼。他回过头对着江明芳说：“这回你可享上福了，住北京了！”话像是被春雨沁润过的小草都带着甘甜。

江明芳挺着大肚子，心若磐石般踏实了些，又为自己的坚决感到骄傲，审时度势也是女人的特点。她说：“要是跟着你一意孤行回东北，没到半道就得给我们娘儿三个冻死。”

刘显彪心有春天，情似春风，话也多了，他温柔地回答：“娘儿四个，肚子里的也得算上！”

刘显彪一家被暂时安排在研究院的临时平房宿舍中。虽然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但是孩子小，又没有什么家具，所以住进去以后，他还真的豪气冲天了一番，斗室虽小，人气俱旺。做梦也没想到，在北京中转一下，居然就留在了北京，成为首都的居民。他后半生的命运会不会由此而灿烂辉煌或者是历经沧桑呢。

床，桌子，凳子都是从研究院租来的，每月和房租一起算钱。家具一个月才几分钱一件，水、电按人头交费，一个月也是一两毛的价钱，这些钱对于他一个八级工来说是能够应付得了。刘显彪把行李解开，拿出脸盆和洗漱的用具，整个家就算是安上了，有家就有了一切。别看这是个平房但是能遮风挡雨，而且还有刘子彪和刘显丽，屋子里顿时热气腾腾起来。从今以后他们全家就都是北京人了，北京人的自豪感突然在他的心里活跃了起来，他摸摸自己的胡子茬，光光的，又拽拽自己的衣服角，平平的，北京人，多么崇高的名字呀，让他兴奋无比。

转眼就到了秋天，秋风和落叶给那时的北京添上了些冷漠和孤独。刘显彪下班后伴着秋风就在房前屋后地转悠，秋风飕骨的寒冷让他琢磨着怎么也得多存点煤呀。家里冬天又要添人口了，大人能抗冻，小小孩可冻不起，冻出来毛病，那就是钱呀！谁也不愿意拿钱看病去，谁都知道拿钱打酒买肉吃好。刘显彪不是爱钱如命的人，但是他嗜酒如歌。

隔壁的王姥姥看着刘显彪像是丈量土地那样寸寸分分地看得仔细，似乎看出来他的心思，对他说：“他刘叔呀，你这是不是想找个地方多存点煤呀！”王姥姥是典型

的东北老太太，张嘴一说话先露出两颗金光闪闪的牙来，福所致，份有缘一般。想必家里当年在东北也是有家底儿的，要不怎么人家儿子现在都从东北大学毕业了，也分到了这研究院工作，而且是搞翻译的。王姥姥知道刘显彪在哈尔滨那家最有名的工厂里做过工，东北人一家亲呀，就愿意以东北人长辈的身份帮助刘显彪。

刘显彪对王姥姥也很尊重。因为老太太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是大学毕业分配来北京的，儿子王世凯和儿媳赵雅娜前脚在北京刚落下脚，后脚就把王姥姥从哈尔滨给接来了。东北人厚道也孝道。他搬来快两个月了，从来没听见人家屋里说话的动静大，就连蚊子嗡嗡的声都没有，知识分子爱看书不爱说话。

他回答着王姥姥说：“这不是显丽她妈冬天就要生了吗？到时候煤跟不上，多受罪呀！”在东北的爷们儿粗的是场面上的事情，而细的就是对女人的体贴和温柔。坐月子的人怕受风，那是一辈子的病。

王姥姥深深地点着头，又感叹地说：“他刘叔呀，煤得准备足了，钱也得多存点，这地方可不比乡下呀！”王姥姥是管家过日子的人，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得钱管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刘显彪笑着对王姥姥说：“他王姥姥，我一个月就这么一百零八块钱，除去吃喝，还能剩下多少呀，这俩孩子又都刚上学，还能剩下几个钱呀！”虽然刘显彪挣的是八级工的钱，但是刘显彪是东北人，东北人就是回家吃窝头，在朋友面前也敢充大方地喝酒吃肉，况且这两个月来，从东北调入了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刘显彪认识的，有些还住过一趟平房，他的花销能不大吗！好歹他也是最先来这个研究院的呀，先来的就得当主人。东北人爱在酒中交朋友，酒就像东北人的黏合剂一样。当然也让他有捉襟见肘的难看。

王姥姥本来是想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一下，家里的媳妇快生了，别总在外面当大哥似的，今天请这个喝酒，明天跟那个聚聚，都是东北人，爱喝酒也得挑个时候。酒肉穿肠过，日子留心中。可是她觉得刘显彪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又不好挑明白了说，就顺着说：“是呀，人口多钱就不够呀，他刘叔呀，到时候要是缺钱，可别客气呀！”王姥姥有宽厚的胸怀，就像东北人的肩膀什么敢扛着。

刘显彪听着这话高兴，王姥姥是仁慈的，人家手头宽裕，腰杆就直，就敢这么说。他傻笑着回答：“您放心，短不了向您伸手”他这么说也是谢谢王姥姥的一片好意。他也知道王姥姥腰里面那个手绢包就是他们全家的生活费。王姥姥管家，但不管买菜，全是儿子王世凯去买，儿媳赵雅娜在家做饭，带孩子，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翻译材料。尽管是门挨着门的邻居，一个月也遇不见几个照面，这是刘显彪到北京来了以后的第

一个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他有时候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知识分子人家说话的声音都小得怕把蚊子给吓跑了一样。而且王姥姥的大孙子王海平，也就是王世凯的老二，就比刘子彪小三岁，她的大孙女王香梅就比刘显丽小一岁，可是人家两个孩子背起书包来，怎么走都像是上学堂的读书郎一样，左肩右挎书包有着念书的样子。而刘子彪不管是左肩右挎，还是右肩左挎，怎么都像是打猪草的孩子。为此，刘显彪心理上也就灰暗了些，大儿子刘子彪不是个读书的料了，将来能当个工人，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灌注在女儿刘显丽的身上了，女儿要是将来能有了出息，他刘显彪敢拿出半个月的工资买炮仗，崩它个天翻地覆，那才叫扬眉吐气，时来运转。他内心中羡慕有文化的人，识文断字的人手上有乾坤。

那年代，北京十一月初就已经开始萧条了，北风裹着沙子打在人的脸上像刀子一样，寒风刺骨，疼在心里。刘显彪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就显得特别的背性，王姥姥的话他没仔细悟，钱就已经开始抽他的筋了一样，他搓手跺脚已经晚了。江明芳已经明确地对他说了，从今往后，每月的五号必须把工资全部交上来，不然的话，江明芳就带着孩子回东北，各过各的日子。你刘显彪眼里全是酒和哥们儿，你就和你的酒和哥们儿过日子，我们娘儿几个也不拖你豪情仗义的后腿。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如果要在以前，江明芳要想用这样的铁手腕来掐住刘显彪的脖子，那就等于是虎口拔牙。老子好歹是条汉子，挣得的钱还不能自己说了算是怎么的！但是这一次刘显彪确实是栽到了家。江明芳下个月就要生了，孩子生出来，得有衣服穿吧，得有奶喝吧，而偏偏这个时候，江明芳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出的一百元钱，打了水漂。

江明芳挺着大肚子坐在床上，怒火心中焚般地对刘显彪说：“你也用不着垂头丧气的，钱回不来咱也认了，用钱来认识一个人也算是最简便的方法。我只是提醒你，酒杯里的酒虽然透明，但是它代表不了人心是透亮的，喝进你肚子上的酒，是因为在你肚子里起了燃烧的作用，才让你觉得谁都是哥们儿，你要是喝自来水能找到哥们儿，那才叫真哥们儿。喝酒论英雄，浓淡辨哥们儿，那都是舌尖上的朋友。喝酒是为了吃菜和人交心，你人心没交上，到先把钱交上去了。”她看着垂头丧气的刘显彪，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可是心里面真为那一百元钱疼呀！一百元钱在当年能做多少事情呀。就为了这一百元钱，她夏天的时候都没有舍得给刘子彪和刘显丽买个雨衣和雨鞋，两个孩子赶上下雨天去上学，一人头顶着一块塑料布，在雨中向学校跑。雨水打在塑料布上，却像是在她的心底流淌着一样，苦涩苦涩的。而那块塑料布还是她看着人家拆机器的包装箱扯下来的两块塑料布，腆着很大的脸张口跟人家要的。想到这儿，她的脸上又有些发烧。看着隔壁的王海平和王香梅在雨后穿着红和黄的小雨鞋在雨水

中趟来趟去，像雨后长出的蘑菇那样鲜艳活泼，她的眼睛又潮湿了。

刘显彪被霜打了一样，这一次是他亲手把钱交给金明哲的。他怎么也没想到金明哲拍着胸口对他说的那些话：“显彪大哥，只要我一回到朝鲜，马上就把钱给你汇回来，你和大嫂带着孩子存这点钱，多不容易呀，况且大嫂马上就要生了，我不能干那昧良心的事情呀！”当时，他觉得金明哲的话，比喝到肚子里的酒还热。酒后誓言，如同肠胃发烧。

金明哲是朝鲜族。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缺少男人，在中国的朝鲜族男人，只要是愿意回到朝鲜去的，都可以回去。金明哲要回朝鲜，可是他路费不够，就算拿一个月的整工资走，也不够，况且回到朝鲜也得吃饭呀。所以他觉得只有刘显彪能借给他钱，借一百是一百，穷家富路呀！

刘显彪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尽管心烦如芒刺在扎，但是他听着江明芳的数落一言不发。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孩子嘴里的肉钱，孩子身上的衣服钱，孩子的学费和书本钱，就让他在一顿酒之间给借出去了，这不就是败家子吗。可是他在心里面还是不服气，按说金明哲不应该是那样的人。他比金明哲早两月来到这个研究院，金明哲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踏过鸭绿江大桥而被当成伤兵转到中国丹东来的朝鲜人。伤治好后就留在丹东，当起了工人，而且是车工。从朝鲜到丹东，再到北京，他始终说自己是一个人，直到留在中国的朝鲜人可以回国后，他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刘显彪说出了心里话：他在朝鲜有家，有媳妇，还有一个儿子，思念是心中的魔鬼。但是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们的音讯，所以他想回去，想回去，就差点钱。话说到这儿，金明哲端起了酒杯对刘显彪说：“大哥，这两个月咱们处得怎么样？”

刘显彪喝点酒就脸红脖子粗的，热血沸腾，他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当然没的说，你教给我的炖狗肉方法还印在我的脑袋里，哪天一定吃顿狗肉。”酒乱了他的神经。他嘴上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吃狗肉，他祖上是旗人，这点事谁都不知道。因此他对金明哲说的话，也就有点狗见生人了，胡叫一样，完全出自本能。

金明哲酒下了肚，泪水就顺着眼角流出来了，而且像发了泉水一样，越流越多，他不擦眼泪而擦鼻涕恳求地说：“大哥，就借小弟一百块钱，小弟到了家第二天就给你往回寄，信得过小弟吗？”他的眼泪挂在脸颊上，使他的话显得那样的诚恳和真实。

酒在刘显彪的肚子里翻江倒海，激情澎湃。他杀猪宰羊从来都是一刀准，就是看不了眼泪。他常在心里说，爱喝酒的人都看不得眼泪，因为酒水变成眼泪后，能把爷们儿的心给泡软了。他顺口就答应了金明哲，多了没有，家里就一百块钱，那是年底老婆生孩子时要用的。钱，他借给了他，并且告诉了他这钱是干什么用的，他肯定回

到祖国后就能把钱汇回来。现在他哑口无言。十张十块的钱捆在一起压在他的心里面，苦不堪言。

他坐在小凳子上想呀想，终于开口说了：“明芳，你再给我二十块钱，行不行？”话虽然说得臊眉耷眼的，内心中还是踌躇满志。

江明芳是家庭妇女，钱就是她肩上的扁担一样，越沉她就越能觉得出生活的重量和悠悠然。她警觉地往被垛里面靠了靠，好像哪里还藏着钱一样，警惕地问：“你还要钱干什么？”

刘显彪面带惭愧，又戴罪立功般地说：“我想买两只兔子养着，等你生完孩子怎么也得补补呀！”

江明芳迟疑地问：“这离生就还有一个多月了，现在买两只兔子拿什么喂，人都不够吃的，哪还有兔子吃的？”

刘显彪神情四溢，胸有成竹地说：“我房前后院都看了，咱这后面的山墙外面，是供热管道线，现在要是买两只兔子，我在那儿搭个兔子窝，温度合适，兔子可是一月就一窝，一年咱不但能吃上几只兔子，还能用兔皮做衣服和炕被，要不这平房多潮呀！”

刘显彪这么说，江明芳倒是相信了。因为刘显彪确实养过兔子，也确实用兔毛缝了个棉背心，现在还穿在她的身上，穿上它前后心确实暖和。她动心了。动心的同时她问：“你在这儿养兔子，那么味儿，隔壁老王家能让吗？再说这大冬天的到哪儿去找喂兔子的草去呀！”兔子也是活物，总得有点嚼谷吧！

尽管刘显彪是个火爆的脾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发脾气的，他心里有数的事情他不发脾气，虚怀若谷。就怕他心里的数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他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看了一眼刘子彪，话语中也带着些心疼说：“夏天没有问题，冬天白菜头，许多人家都给扔了，捡回来喂一冬天的兔子，应该没有问题。”

江明芳心抽了一下，看了一眼刘子彪，没有马上表态，孩子还小呀！她的顾虑很多，孩子出去捡白菜头了，会让隔壁老王家的王世凯和王香梅怎么看？孩子的自尊心能承受得了吗？江明芳心有余悸。虽然刘显彪是工人，但她特别希望刘子彪能好好学习将来也像隔壁王姥姥家的儿子那样，当个识文断字的人多好呀！她对刘显彪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晚上再说。两口子的多大事情在晚上都能说通。

刘显彪愠怒地看了眼江明芳，心里骂着，你就是个护犊子的人。

忙完了晚饭，孩子都睡了后，只有北风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像是有话要说。江明芳坐在床上开诚布公地说：“刘显彪，冬天养兔子不行，我不能让刘子彪为了养兔

子去捡白菜头，让他的同学知道了，他同学会怎么看他，会不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样的话，我们不是只图了嘴上的痛快，而把孩子的心给伤了吗？”江明芳心里明镜一样，刘显彪从心眼里看不上刘子彪，他总觉刘子彪不像他，蔫不出溜的性子，不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刘显彪很不以为然。翻愣着眼睛想，这么一个半大小子，捡白菜头喂兔子就丢人了，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了？他觉得江明芳就是在袒护着刘子彪。他长叹了一口气，不服气地说：“那冬天不养兔子，夏天也要养，要不这么多草地不是白瞎了吗！”

江明芳望着妥协了点的刘显彪，心里有数就满口答应。从夏天开始养兔子，到冬天兔子没吃的了，孩子们自己就会去捡白菜头，孩子自己自愿去的，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了，他们也不会因为去捡白菜头而感到羞耻和惭愧了。

江明芳又生了个儿子，添丁进口，象征着家族兴旺，因此给孩子取名叫刘三虎。刘显彪就希望男孩子要像老虎一样，要有生气，霸道，才能算真正的男人。刘三虎生得还真有点虎头虎脑的。刘显彪按着东北人的习惯，在屋子的东西山墙上各钉了两个大钉子后挂上了一个吊篮，刘三虎睡觉的地方就有了。刘三虎来到了世上，给刘显彪带来了点欢乐，也付出了点代价。刘显彪的烟卷是不能抽了，改抽自制烟卷了，并且是一头粗，一头细的“大炮”烟卷了。他的心里很不服气，人前背后的老卷大炮，多少有点不体面，穷则思变，他下决心自己做卷烟机。

他先找了研究院的黄奕贤总工程师。他和黄总工程师是在安装气压机的时候认识的，而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黄总工程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可是人家一点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张口闭口地刘师傅叫着，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总是笑眯眯地，温文尔雅。他也从来不说自己在美国的事情。神秘感使刘显彪对黄奕贤更加敬佩了。

黄奕贤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上海的大资本家，财大气粗，有能力供养他到美国留学。他不愿意看美国人的脸色过自己的日子，寄人篱下不是滋味。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带着妻子回来了。大女儿留在了美国和他妹妹在一起生活，二女儿在北京生的和刘显丽同岁。他喜欢刘显彪的性格，敢做，敢当，脾气虽然是大了点，可不是不讲理的人。一旦刘显彪眼珠子瞪圆的时候，黄奕贤肯定说：快给刘师傅找把铁锹，把车间前面的地平，省得下雨天积水。刘显彪的脾气顿时像被针扎了一下，立马就放光了。

刘显彪拿着一张自己画得歪七扭八的图纸来找他，谦虚地说：“黄总，您得帮我这个忙？”

黄奕贤问明了他的来意笑着说：“刘师傅，你要是觉得抽‘大炮’不体面，干脆就不抽了，那不就体面了吗？”

刘显彪的话带着一股二锅头的气味，干辣，他说：“抽不抽是我的事情，您要是不帮我，您念的那么多书就不是喝的墨水，是美国人的糊涂水！”

黄奕贤被他的话逗乐了，这个刘显彪是个爱动脑筋的人。这一点在安装气压机的时候，他已经观察到了，而且他的认真的劲儿是不置可否的。万吨级的气压机是从苏联进口的，这台气压机将在研究院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未来的许多实验零件的成型都要靠它来完成。因此，黄奕贤每天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技术上的总负责人，而刘显彪是安装上的组长，两人从配合开始到现在一直是非常的默契，令黄奕贤感动的是刘显彪在安装完一个重要的部位后，都会在随身的小笔记本上画上这个部位的草图，并记下安装的日期。有备无患又记录在案是安装工人的素养。

他起身拿出自己的笔和纸，准备画之前提了个要求：“刘师傅，我帮您画出来没问题，您要是能按着我画的图自己造出来一个手动卷烟机，您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刘显彪心里急，说：“一百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黄奕贤拿起笔，边画边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他画完了，并认真地讲解了下料的事情，制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后，笑眯眯地说：“刘师傅，您要是能卷出第一支烟，我的条件可就要讲了！”

刘显彪如获至宝，拿着图笑哈哈地说：“三天，我要是做不出来这个人工卷烟机，我就是狗熊！”说完他起身要走，任凭黄奕贤想多留他会儿，他也不答应。他知道黄总的时间是宝贵的，黄总的家里是安静的，他一个大嗓门的人在这儿是不合适的。

黄奕贤的家是和苏联专家住着同样格局的大三居室，木质的地板比水泥地面富有弹性和温暖，墙上挂着刘显彪看不懂的西洋画，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整个屋子漂着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味。

刘显彪从黄奕贤的家出来，心里被震颤了一下，到底是知识分子的家，茉莉花的香味到底比尿布的味道好闻，他想，他一定要再学养花，花香四溢才能神清气爽。